廣羣芳譜/卷0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44

廣羣芳譜
卷四十五
汪灝 等

卷46

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四十五

花譜

芍藥

｜原｜一名餘容，一名鋋，一名犁食，一名將離，一名婪尾春，一名黑牽夷，〈廣雅作攣夷。〉本草曰，芍藥，猶婥約也，美好貌，此草花容婥約，故以為名。處處有之，揚州為上，謂得風土之正，猶牡丹以洛陽為最也，白山、蔣山、茅山者俱好。宿根在土，十月生芽，至春出土，紅鮮可愛，叢生，高一、二尺，莖上三枝五葉，似牡丹而狹長，夏初開花，有紅、白、紫數色，世傳以黃者為佳，有千葉、單葉、樓子數種，結子似牡丹子而小。

｜增｜

｜本草｜一名白茉，一名解倉，白者名金芍藥，赤者名木芍藥。

｜鄭虔胡本草｜芍藥，一名沒骨花。

｜原｜黃者有

御衣黃，〈淺黃色，葉疎，蕊差深，散出于葉間，其葉端色又微碧，高廣類黃樓子，此種宜升絕品，黃花之冠。〉

黃樓子，〈盛者五、七層，間以金線，其香尤甚。〉

袁黃冠子，〈宛如髻子，間以金線，色比鮑黃。〉

峽石黃冠子，〈如金線冠子，其色深如鮑黃。〉

鮑黃冠子，〈大祇與大旋心同，而葉差不同，色類鵝黃。〉

道妝成，〈黃樓子也。大葉，中深黃，小葉數重，又上展淡黃大葉，枝條硬而絕黃，綠葉扶疎而柔，與紅紫稍異，此品非今日之黃樓子，乃黃絲頭中盛則或出四、五大葉，類黃樓子耳。〉

妬鵝黃，〈黃絲頭也。於大葉中一簇細葉，雜以金線，條高，綠葉疎柔。〉

紅者有

冠群芳，〈大旋心冠子也。深紅，堆葉，頂分四、五旋，其英密簇，廣可半尺，高可六寸，艷色絕妙，紅花之冠，枝條硬，葉疎大。〉

賽群芳，〈小旋心冠子也。漸添紅而　　小，枝條及綠葉並與大旋心同。凡品中言大葉、小葉、堆葉者，皆花瓣也，言綠葉者，謂枝葉也。〉

盡天工，〈柳浦青心紅冠子也。于大葉中小葉密直，妖媚出眾，枝硬而綠葉青薄。〉

點妝紅，〈紅纈子也。色紅而小，並與白纈子同，綠葉微瘦長。〉

積嬌紅，〈紅樓子也。色淡紅，與紫樓子無異。〉

醉西施，〈大軟條冠子也。色淡紅，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，枝條軟細，漸以物扶助之，綠葉色深厚，疎長而柔。〉

湖纈，〈紅色淺深相雜，類湖纈。〉

黿池紅，〈開須並萼，或三頭者，大抵花類軟條。〉

素妝殘，〈退紅茅山冠子也。初開粉紅，即漸退白，青心而素淡，稍若大軟條冠子，綠葉短厚而硬。〉

淺妝勻，〈粉紅冠子也。紅纈中無點纈者也。〉

醉嬌紅，〈深紅楚州冠子也。亦若小旋心狀，中心則堆大葉，葉下亦有一重金線，枝條高，綠葉疎而柔。〉

擬香英，〈紫寶相冠子也。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。〉

妬嬌紅，〈紅寶相冠子也。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。〉

縷金囊，〈金線冠子也。稍似細條深紅者，于大葉中、細葉下，抽金線，細細相雜，條、葉並同深紅冠子。〉

怨春紅，〈硬條冠子也。色絕淡，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，條硬，綠葉疎平，稍若柔。〉

試濃妝，〈緋多葉也。緋葉五、七重，皆平頭，條赤而綠葉硬，背紫色。〉

簇紅絲，〈紅絲頭也。大葉中一簇紅絲細細，枝葉同紫者。〉

取次妝，〈淡紅多葉也。色絕淡，條、葉正類緋多葉，亦平頭。〉

效殷妝，〈小矮多葉也。與紫高多葉一同，而枝條低，隨燥濕而出，有三頭者、雙頭者、

鞍子者、銀絲者，俱同根，而土地肥瘠而異。〉

合歡芳，〈雙頭並蒂而開，二朵相背。〉

會三英，〈三頭聚一萼而開。〉

擬繡鞯，〈鞍子也。兩邊垂下如所乘鞍子狀，地絕肥而生。〉

紫者有

寶妝成，〈冠子也。色微紫，于上十二大葉中，密生曲葉，回環裹抱團圓，其高八、九寸，廣半尺餘，每一小葉上，絡以金線，綴以玉珠，香欺蘭麝，奇不可紀，枝條硬而葉平，為紫花之冠。〉

疊香英，〈紫樓子也。廣五寸，高盈尺，于大葉中細葉二、三十重，上又聳大葉如樓閣狀，枝條硬而高，綠葉疎大而尖柔。〉

蘸金香，〈蘸金蕊紫單葉也。是髻子開不成者，于大葉中生小葉，小葉尖蘸一線金色是也。〉

宿妝殷，〈紫高多葉也。葉、條、花並類緋多葉，而枝葉絕高，平頭，凡檻中雖多，無先後開，並齊整。〉

聚香絲，〈紫絲頭也。大葉中一叢紫絲細細，枝條高，綠葉疎而柔。〉

白者有

楊花冠子，〈多葉白心，色黃，漸拂淺紅，至葉端則色深紅，間以金線意思，白花之冠。〉

掬香瓊，〈青心玉板冠子也。本自茅山來，白英團掬，堅密平頭，枝條硬，綠葉短且光。〉

曉妝新，〈白纈子也。如小旋心狀，頂上四向葉端點小殷紅色，一朵上，或三點、或四、五點，象衣中之點纈，綠葉柔而厚，條硬而低。〉

試梅妝，〈白冠子也。白纈中無點纈者是也。〉

銀含稜，〈銀緣也。葉端一稜白色。以上俱出王觀芍藥譜。〉

｜　　考｜

｜詩。鄭風｜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

｜增｜

｜山海經｜條谷之草多芍藥。　洞庭之上多芍藥。

｜范子｜芍藥出三輔。

｜韓詩外傳｜芍藥，離草也。

｜原｜

｜崔豹。古今注｜芍藥有二種，有草芍藥，有木芍藥。木者花大而色深，俗呼為牡丹，非也。　牛亨問曰，將離，相贈以芍藥何也，董子答曰，芍藥一名可離，將別，故贈之，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，故文無名當歸。

｜增｜

｜晉宮閣名｜暉章殿前，芍藥花六畦。

｜建康記｜建康出芍藥，極精好。

｜原｜

｜清異錄｜胡嵩詩曰，瓶裏數枝婪尾春，時人莫喻，桑維翰曰，唐宋文人謂芍藥為婪尾春者，婪尾乃最後之杯，芍藥殿春，故有是名。

｜劉攽。芍藥譜｜花有紅葉黃腰者，號金帶圍，有時而出，則城中當出宰相。韓魏公守維揚，日，郡圃芍藥盛開，得金帶圍四，公選客具樂以賞之，時王珪為郡倅，王安石為幕官，皆在選中，而缺其一，花開已盛，公謂今日有過客，即使當之，及暮，報陳太傅升之來，明日遂開宴，折花插賞，後四人皆為首相。

昔有獵，於中條山見白犬入地中，掘得一草根攜歸植之，明年花開，乃芍藥也，故謂芍藥為白犬。

｜增｜

｜通志畧｜芍藥著於三代之際，風雅所流詠也，今人貴牡丹而賤芍藥，不知牡丹初無名，依芍藥得名，故其初曰木芍藥，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，牡丹晚出，唐始有聞，貴游競趨，遂使芍藥為落譜衰宗云。

｜符瑞志｜大中祥符四年四月，江陵府刑部郎中袁煒家圃芍藥雙華並萼。

｜原｜

｜漁隱叢話｜東坡云，揚州芍藥，為天下冠。蔡繁卿為守，始作萬花會，用花千萬餘枝，既殘諸園，又吏因緣為奸，民大病之，余始至，問民疾苦，以此為首，遂罷之。

｜增｜

｜埤雅｜芍藥榮於仲春，華於孟夏，傳曰，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，芍藥榮是也。華有至千葉者，俗呼小牡丹。

｜東軒筆錄｜四枝正紫，重跗累萼，中有金蕊遶之，號腰金紫。

｜三柳軒雜識｜芍藥為嬌客。

｜中吳紀聞｜張敏叔以芍藥為近客。

｜古琴疏｜帝相時，條谷貢桐、芍藥，帝命羿植桐於雲和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。

｜楊允孚。灤京雜詠詩注｜內園芍藥，迷望亭亭，直上數尺許，花大如斗，揚州芍藥稱第一，終不及上京也。

｜吳寬詩註｜往時小南城梁氏，芍藥盛開，號梁家園，人多攜酒賞之。

｜原｜

｜學圃餘疏｜余以牡丹天香國色，而不能無綵雲易散之恨，因復刱一亭，周遭悉種芍藥，名其亭曰續芳，芍藥本出揚州，故南都極佳，一種蓮香白，初淡紅，後純白，香如蓮花，故以名，其性尤喜糞，予課僮溉之，其大反勝於南都，即元馭所愛也，其他如墨紫、硃砂之類，皆妙甚，已致數種歸，開時客皆蟻集，真堪續芳矣。

明宣宗幸文淵閣，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淡紅芍藥一本，景泰初增植二本，左純白，右深紅，後學士李賢命之曰醉仙顏，淡紅也，曰玉帶白，純白也，曰宮錦紅，深紅也，與眾賦詩，名曰玉堂賞花集。

｜瓶史｜芍藥花以鷰粟、蜀葵為婢。

｜增｜

｜花史｜文淵閣芍藥三本，天順二年，盛開八花，李賢遂設燕，邀呂原、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，惟黃諫以足疾不赴，明日復開一花，眾謂諫足當之，賢賦詩，官僚咸和，以為盛事。

｜析津日記｜芍藥之盛，舊數揚州，劉貢父譜三十一品，孔常父譜三十三品，王通叟譜三十九品，亦云瑰麗之觀矣，今揚州遺種絕少，而京師豐臺， 連畦接畛，倚擔市者日萬餘莖，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。

｜集藻｜

｜序｜

｜原｜

｜劉攽。芍藥譜。序｜天下名花，洛陽牡丹，廣陵芍藥為相侔埒，禹貢記揚州草木夭喬，聖人之言然未見其為夭喬也，廣陵芍藥有自他方移來種之者，經歲則盛，至有十倍其初，而勝廣陵所出遠甚，地氣所宜，信其為天乎，然則醫書、本草所載，雖小物方土，所出山川原野氣力不同，或相倍蓰十百如此花矣，不可不察也，然芍藥之盛衰，環廣陵四十五里之間為然，外是則薄劣不及，洛陽牡丹由人力接種，故歲歲變更日新，而芍藥自以種傳，獨得於天然，非翦剔培壅，灌溉以時，亦不能全盛，又有風雨寒暄，氣節不齊，故其名花絕品有至十四、五年得一見者，其開不能成，或變為他品，此天地尤物，不與凡品同待，其地利、人力、天時參併具美，然後一出，意其造物，亦自珍惜之爾，芍藥始開時，可留七、八日，自廣陵南至姑蘇，北入射陽，東至通州海上，西止滁和州，數百里間人人厭觀矣，廣陵至京師，千五百里，駿馬疾走可六、七日至也，上不以耳目之玩勤遠人，而富商大賈逐利纖嗇不顧，又無好事有力者招致之，故芍藥不得至京師，而洛陽牡丹獨擅其名，其移根北方者，六年以往則不及初年，自是歲加劣矣，故北方之見芍藥者，皆其下者也，然種芍藥為生者，猶得厚價重利云，熙寧六年，攽罷海寧至廣陵，正四月花時，會友傅欽之孫莘老偕行，相與歷覽人家園圃及佛舍所種，凡三萬餘株芍藥，嫩好及雖好而不至者盡具矣，扶風馬玿府大尹給事公子也，博物好奇，為余道芍藥本末，及取廣陵人所第名品示余出，余按唐氏藩鎮之盛，揚州號為第一，萬商千賈，珍貨之所叢集，百氏小說尚多記之，而莫有言芍藥之美者，非天地生物無聞於古而特隆於今也，殆時所好尚不齊，而古人未必能知正色爾，白樂天詩言，牡丹取叢大花繁者為佳，此最洛人所卑下者，古人之不知芍藥何疑，然當時無記錄，故後世莫知其詳，今此復無傳說使後勝今猶不足恨，或人情好尚更變，駸駸日久，則名花奇品遂將泯默無傳，來者莫知有此，不亦惜哉，故因次序為譜三十一種，皆使畫工圖寫，而示未嘗見者使知之，其嘗見者，固以吾言為信矣。

｜增｜

｜孔武仲。芍藥譜。序｜揚州芍藥名於天下，與洛陽牡丹俱貴於時，四方之人盡皆　　攜金帛，市種以歸者多矣，吾見其一歲而小變，三歲而大變，卒與常花無異，由此芍藥之美益專推於揚州焉，大抵麤者先開，佳者後發，高至尺餘，廣至盈手，其色以黃為最貴，

所謂緋紅千葉乃其下者，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，說者曰，香草也，司馬長卿子虛賦曰，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，說者曰，芍藥主和五藏又辟毒氣也，謝省中詩曰，紅藥當堦翻，說者曰，草色紅者也，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合，俱未有專言揚州者，唐之詩人最以摹寫風物自喜，如盧仝、杜牧、張　　之徒皆居揚日久，亦未有一語及之，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，余官於揚學，講習之暇，常裁而定之，蓋可紀者，三十有三種，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。

｜原｜

｜王觀。揚州芍藥譜。序｜天地之功，至大而神，非人力所能竊勝。惟聖人為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，其功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。不然，天地固亦有間而可窮其用矣。余嘗論天下之物，悉受天地之氣以生，其小大長短、辛酸甘苦，與夫顏色之異，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。今洛陽之牡丹、維揚之芍藥，受天地之氣以生，而小大淺深，一隨人力之工拙，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，故奇容異色，間出於人間，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，良可怪也。然而天地之間，事物紛紜出乎其前，不得而曉者，此其一也。洛陽土風之詳，已見於歐陽公之記，此不復論。維揚大抵土壤肥膩，於草木為宜。禹貢曰，厥草惟夭是也。居人以治花相尚，方九月、十月時，悉出其根，滌以甘泉，然後剝削老硬病腐之處，揉調沙糞以培之，易其故土，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，不分，則舊根老硬，而侵蝕新芽，故花不成就。分之數，則小而不舒，不分與分之太數，皆花之病也。花顏色之深淺，與葉蕊之繁盛，皆出於培壅剝削之力。花既萎落，亟翦去其子，屈盤枝條，使不離散。脈理不上行而皆歸於根，明年新花繁而色潤。雜花根窠多不能致遠，惟芍藥及時取根，盡去本土，貯以竹席之器，雖數千里之遠，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。至於他州，則壅以沙糞，雖不及維揚之盛，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。亦有踰年即變而不成者，此亦繫土地之宜不宜，而人力之至不至也。花品舊傳龍興寺山子、羅漢、觀音、彌陀之四院，冠於此州，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丐其本，培壅治蒔，遂過於龍興之四院。今則有朱氏之園，最為冠絕，南北二圃所種，幾於五、六萬株，意其自古種花之盛，未之有也。朱氏當其花之盛開，飾亭宇以待來遊者，逾月不絕，而朱氏未嘗厭也。揚之人與西洛不異，無貴賤皆喜戴花，故開明橋之間，方春之月，拂旦有花市焉。州宅舊有芍藥廳，在都廳之後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，不下龍興、朱氏之盛。往歲郡將召移，新守未至，監護不密，悉為人盜去，易以凡品，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。今芍藥有三十四品，舊譜只取三十一種。如緋單葉、白單葉、紅單葉，不入名品之內，其花皆六出，維揚之人甚賤之。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，所見與夫所聞，莫不詳熟，又得八品焉，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，此皆世之所難得，今悉列於左。舊譜三十一品，分上中下七等，此前

人所定，今更不易。

｜增｜

｜元。岳榆。芍藥詩序｜至正庚子孟夏，黃鶴山人岳榆與相臺翟君文中自吳城拏舟至海虞，復過崑山，訪顧君仲瑛草堂，值春暉樓前芍藥盛開，仲瑛重置酒樓上，是日雷雨新霽，風日淡蕩，趙善長折金帶圍一朵插瓶中，及以紅、白花擎繞攢簇，朱伯盛督行酒，同集者七人，天基道士于方外暨伯盛、善長先醉，仲瑛謂人事惟艱，天時自適，友朋盍簪，寧無一語以紀其行樂乎，遂以紅藥當堦翻一句分韻，賦詩者文中、仲瑛、子英、并榆得藥字，詩成，為序其首。實四月十一日也。

｜論｜

｜原｜

｜宋。王觀。芍藥譜。後論｜維揚，東南一都會也，自古號為繁盛。唐末亂離，羣雄據有，數經戰焚，故遺基廢迹，往往蕪沒而不可見。今天下一統，井邑田野，雖不及古之繁盛，而人皆安生樂業，不知有兵革之患。民間及春之月，惟以治花木、飾亭榭，以往來遊樂為事，其幸矣哉。揚之芍藥甲天下，其盛不知起於何代，觀其今日之盛，古想亦不減於此矣。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、杜牧、盧仝、崔涯、章孝標、李嶠、王播，皆一時名士，而工於詩者也，或官於此，或遊於此，不為不久，而畧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，意其古未有之，始盛於今，未為通論也。海棠之盛，莫甚於西蜀，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，在蜀日久，其詩數千篇，而未嘗一言海棠之盛。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，不足疑也。芍藥三十一品，及前人之所次，余不敢輒易。後八品，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。然花之名品，時或變易，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。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，余不得而知，當俟來者以補之也。

｜題跋｜

｜增｜

｜宋。周必大。題楊謹仲芍藥詩後｜淳熙甲午會同年楊謹仲、周孟覺賞芍藥、嘗櫻桃，謹仲有詩，予次次韻，今二十有三年，彭君仲識攜謹仲帖相過，且索舊詩，為之悵然，

此花最盛於太和，而以紅都勝、黃樓子為冠，如牡丹之姚、魏也，黃樓或得之，都勝者邑中一、二家有種，惜不與人，去年余答　　貢進士陳恂二小詩云，芍藥名先記鄭風，那因加木辨雌雄，姚黃後出今王矣，合把黃樓列上公。六一先生舊帥揚，分寧太史尹西昌，只緣未識紅都勝，如杜詩中缺海棠。蓋許元寄歐陽公詩云，芍藥瓊花應有恨，維揚新什獨無名。公答云，偶不題詩便怨人。山谷宰太和，詩篇詠甚多，亦未嘗及此花，今謹仲云，花出語與古事相類併錄惡語於後。

｜頌｜

｜增｜

｜傅統妻。芍藥花頌｜曄曄芍藥，植此前庭，晨潤甘露，晝晞陽靈。

｜五言古詩｜

｜原｜

｜齊。謝朓。直中書省｜紫殿肅陰陰，彤庭赫弘敞，風動萬年枝，日華承露掌，玲瓏結綺錢，深沉映朱網，紅藥當堦翻，蒼苔依砌上，茲言翔鳳池，鳴珮多清響，信美非吾室，中園思偃仰，朋情以鬱陶，春物方駘蕩，安得凌風翰，聊恣山泉賞。

｜唐。柳宗元。題堦前芍藥｜凡卉與時謝，妍華麗茲晨，欹紅醉濃露，窈窕留餘春，孤賞白日暮，暄風動搖頻，夜窓藹芳氣，幽臥知相親，願致溱洧贈，悠悠南國人。

｜增｜

｜元稹。紅芍藥｜芍藥綻紅綃，笆籬織青瑣，繁絲蹙金蕊，高焰當爐火，翦刻彤雲片，開張赤霞裹，烟輕琉璃葉，風亞珊瑚朵，受露色低迷，向人嬌婀娜，酡顏醉後泣，小女妝成坐，艷艷錦不如，夭夭桃未可，晴霞畏欲散，晚日愁將墮，結根本為誰，賞心期在我，採之諒多思，幽贈何由果。

｜宋。梅堯臣。楊樂道留飲席上客置黃紅絲頭芍藥｜洛陽賣牡丹，江都買芍藥，賣與富人歡，買為遊人樂，萬絲必同心，千葉必同萼，五色相淺深，百金相厚薄，栽培動經年，

風雨便成昨，蕭條洛陽城，索寞江都郭，賴有一春花，能無十千酌，朝看門擁車，暮見門羅雀，嘗聞月底人，欲把月桂斫，要使清光多，四海意開廓，我亦愛明月，常滿不願落，上弦過楊侯，乃值寒雨作，共飲三四人，不覺傳鳴柝，持葩金谷豪，朱黃何灼爍，還思溱洧上，士與女相謔，實此香草芳，請我賦其畧，酒闌為追詠，思拙筆屢閣。

｜蔡襄。和王學士芍藥｜粲爾芳草葉，孤根當砌植，違春已自分，薰風猶借力，艷艷朝日光，紛披照顏色，持之遺佳人，歲久香不息。

｜原｜

｜蘇軾。送芍藥與公擇｜今日忽不樂，折盡園中花，園中亦何有，芍藥裛殘葩，久旱復遭雨，紛披亂泥沙，不折亦安用，折去還可嗟，棄擲諒未能，送與謫仙家，還將一枝春，插向兩髻丫。

｜增｜

｜謝堯仁。詠芍藥｜花蓓大如拳，花面或徑尺，紫者棲紫鸞，黃者落黃鵠，或似扶桑枝，推上一輪赤，或似玻瓈盆，稍久擎無力，又有似平叔，愛矜素粉白，又有似蜀人，喜染天水碧，或似包綠錦，未放丹砂拆，或似浴青囊，未放沉麝發，應須和露翦，莫使見顏色，庶使精神全，免笑花無骨。

｜元。顧瑛。春暉樓賞芍藥｜靈雨沐霽景，初暾散朝暄，林鶯哢餘春，砌藥開當軒，泫妝露泥泥，舞袂風翻翻，流光不我邁，久懷遲君論，於以樂樽罍，於焉傾笑言。

｜七言古詩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韓愈。芍藥歌｜丈人庭中開好花，更無凡木爭春華，翠莖紅蕊天力與，此恩不屬黃鍾家，溫馨熟美鮮香起，似笑無言習君子，霜刀翦汝天女勞，何事低頭學桃李，嬌癡婢子無靈性，競挽春衫來此並，欲將雙頰一睎紅，綠窓磨徧青銅鏡，一樽春酒甘若飴，丈人此樂無人知，花前醉倒歌者誰，楚狂小子韓退之。

｜宋。韓琦。和袁陟節推龍興寺芍藥｜廣陵芍藥真奇美，名與洛花相上下，洛花年來品格卑，所在隨人趁高價，接頭著處騁新妍，輕去本根無顧藉，不論姚花與魏花，只供俗目陪妖姹，廣陵之花性絕高，得地不移歸造化，大豪大力或強遷，費盡擁培無艷冶，東君固是花之主，千苞萬萼從榮謝，似矯東君汎愛心，枉殺春風不肯嫁，遂令天下走香名，髣髴丹青競誇詫，以此揚花較洛花，自合維揚推定霸，其間絕色可麤陳，天工著意誠堪訝，仙家冠子鏤紅雲，金線妝治無匹亞，旋心體弱不勝枝，寶髻欹斜猶墮馬，冰雪肌膚一纈斑，新試守宮明似赭，雙頭兩兩最多情，象物更呈鞍面窈，樓子亭亭欠姿媚，特有怪狀堪圖寫，見者方知畫不真，未見直疑傳者詐，前賢大欲巧賦詠，片言未出心先怕，天上人間少其比，不似餘芳資假借，我來淮海涉三春，三訪龍興舊僧舍，問得龍興好事僧，每歲看承不敢暇，後園栽植雖甚蕃，及見花成由取捨，出羣標緻必驚人，方徙矮壇臨大廈，客來只見軒楹前，國艷天姿相照射，因知靈種本自然，須憑精識能陶冶，君子果有育材心，請視維揚種花者。

｜原｜

｜陳與義｜微雨濕清曉，老夫門未開，煌煌玉仙子，並擁翠蕤來，臙脂洗盡不自惜，為雨歸來更無力，老夫五十尚兒癡，憑軒一賦會真詩。

｜增｜

｜楊萬里。芍藥｜何以築花宅，筆直松枝子，何以蓋花房，雪白清江紙，紙將碧油透，松竹畫棟峙，鋪紙便作瓦，瓦色水晶似，金鴨煖未焰，銀竹響無水，汗容漬不濕，晴態嬌非醉，盡將香世界，關作閑天地，風日幾曾來，蜂蝶獨得至，勸春入宅莫歸休，勸花住宅且少留，昨日花開開一半，今日花飛飛數片，留花不住春逕歸，不如折插瓶中看。

｜元。袁桷。新安芍藥歌｜洛陽花枝如美人，點點不受塵土嗔，輕朱深白鑄顏色，高亞綠樹爭精神，那如新安紅芍藥，透日千層紅閃爍，碧雲迸出紫琉璃，風動霓裳凝綽約，我聞種花如種玉，盡日陰晴看不足，微雲澹蕩增寵光，細雨輕濛賜湯沐，何人看花不解理，香雪紛紛手中毀，酒酣跌蕩空低昂，得意須臾竟如此，翩翩驌驦雲中君，愛花直欲留青春，青春如流欲歸去，明年看花君合住。

｜明。徐賁。次韻楊孟載觀芍藥作｜輕陰釀綠寒猶薄，龜甲疏簾映朱閣，美人偏有惜花心，新水銀瓶送紅藥，當堦惟恐流塵污，纖手籠春為花護，一捻芳容飽弄嬌，臙脂細結

玲瓏露，綵貼單屏襯碧綃，微風纔動見花搖，香凝膩粉肌全濕，影艷方諸臉半潮，高枝開滿低枝捲，翠檻移來隨步輦，濃染如分織女機，巧裁似出宮娥翦，花情最重是何人，應有鴛鴦帳裏身，不用傳心題綺字，踏歌當為喚真真。

｜陸粲。賦內閣芍藥｜金門柳色縈深綠，上苑春餘雜花撲，夭桃已歇穠李衰，紅藥翻堦正芬郁，此花初種自宣皇，百曲雕欄七寶妝，融風窈窕昭陽殿，暖日輕盈白玉堂，玉堂學士看花早，賦成芸閣留詩草，卷幔頻看碧霧流，揮毫正耐紅雲繞，憶昨宣皇居法宮，太平樂事君臣同，宸遊每出濯龍裏，曲宴偏臨翔鳳中，是時南苑飛霓旌，爛熳仙葩綺繡明，臨風宛轉如矜妬，俯者如愁仰如訴，半沾微雨妖紅濕，太真泣凭欄干立，至尊一顧六宮回，茜裙霞帔俱羞澀，華萼樓頭雨露偏，芳容贏得美人憐，君恩為與分春色，詔許移來種閣前，閣前複道連金谷，翠輦經過幾迴矚，內家敕進賞花詞，昭容傳制黃門促，沉吟此事六十載，當日繁華宛然在，紺幰金輿稀幸臨，黃扉紫禁留風采，不羨揚州寶帶圍，長安紅紫競芳菲，五侯七貴同邀賞，寶馬香車疾若飛，爭似名花出天上，霧閣雲窓儼相向，浪蝶遊蜂未許窺，酒徒詞客空惆悵，江南三月足豪華，繡幙圍香富貴家，亦有幽姿在空谷，風雨憔悴天之涯，燕山遊子江南客，獨對名花感今昔，草木何知人自憐，逢時亦復升沉隔，世間榮辱偶然事，不獨此花何歎息。

｜五言律詩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張九齡。紫薇庭芍藥｜仙禁生紅藥，微芳不自持，幸因清切地，還遇艷陽時，名見桐君錄，香聞鄭國詩，孤根若可用，非直愛華滋。

｜宋。梅堯臣。七里灣得朱表臣寄千葉樓子髻子芍藥｜誰稱為近侍，宜與牡丹尊，霞綷千千葉，香撩黯黯魂，紅樓思俠少，寶髻奉王孫，賸插不堪照，顏衰汴水渾。

｜原｜

｜眭石｜春色今方滿，名花爾較遲，含芳如有意，呈彩亦當時，調鼎需仙液，揮毫待鳳池，天工知不淺，一夜露華滋。

｜明。蔡羽。毛督經浣亭官舍芍藥｜晝靜綠陰匝，微風滿院芬，紅欄昨夜雨，碧館見朝

雲，春杳鳥空怨，暖多花易熏，須煩紫絲帳，遮護到斜曛。

｜七言律詩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張泌。芍藥｜香清粉淡怨殘春，蝶翅蜂鬚戀蕊塵，閒倚晚風生悵望，靜留遲日學因循，休將薜荔為青瑣，好與玫瑰作近隣，零落若教隨暮雨，又應愁煞別離人。

｜宋。王禹偁。芍藥詩并序｜芍藥之義，見之鄭詩，百花之中，其名最古，謝公直中書省詩云，紅藥當堦翻，自後詞臣引為故事，白少傅知制誥，有草詞畢詠芍藥詩，詞采甚為該備，然自天后以來，牡丹始盛，而芍藥之艷衰矣，考其實，牡丹初號木芍藥，蓋本同而末異也。

牡丹落盡正凄凉，紅藥開時醉一場，羽客暗傳尸解術，仙家重熬返魂香，蜂尋檀口論前事，露濕紅英試曉妝，曾忝掖垣真舊物，多情應認紫薇郎。

東君留著佔殘春，得得遲開亦有因，曾與掖垣留故事，又來淮海伴詞臣，日燒紅艷排千朶，風遞清香滿四隣，更愛綠頭弄金縷，異時相對掌絲綸。

滿院勻開似赤城，帝鄉齊點上元燈，感傷綸閣多情客，珍重維揚好事僧，酌處酒杯深蘸甲，折來花朶細含稜，老郎為郡辜朝寄，除却吟詩百不能。

｜韓琦。北第同賞芍藥｜芍藥名高致亦難，此觀妖艷滿雕欄，酒酣誰欲張珠網，金細偏宜間寶冠，露裛更深雲髻重，蝶棲長苦玉樓寒，鄭詩已取相酬贈，不見諸經載牡丹。

｜蔡襄。和運使學士芍藥篇｜密葉陰沉夏景新，朱欄紅藥自為春，香餘蘭芷偏饒艷，畫入縑綃未逼真，已恨芳華難駐景，可堪愁臥動經旬，三年想愛須留戀，不為江頭酒味醇。

｜蘇軾。玉盤盂詩並序｜東武舊俗，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、資福兩寺，以芍藥供佛，而今歲最盛，凡七千餘朶，皆重跗累萼，繁麗豐碩，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，其下十餘葉稍大，承之如槃，姿格絕異，獨出于七千朶之上，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，周宰相莒公之別業也，而其名俚甚，乃為易之。

雜花狼籍占春餘，芍藥開時掃地無，兩寺妝成寶纓絡，一枝爭看玉盤盂，佳名會作新翻曲，絕品難尋舊畫圖，從此定知年穀熟，姑山親見雪肌膚。

花不能言意可知，令君痛飲更無疑，但持白酒勸嘉客，直待瓊舟覆玉彝，負郭相君初擇地，看羊屬國首吟詩，吾家豈與花相厚，更問殘芳有幾枝。

｜蘇轍。和子瞻玉盤盂二首｜千葉團團一尺餘，揚州絕品舊應無，賞傳莒國遷鐘簴，移憶胡僧置鉢盂，叢底留連傾鑿落，缾中捧擁照浮屠，強將絳蠟封紅萼，憔悴無言損玉膚。

故相林亭父老知，出羣草木尚何疑，無多產業殘花藥，幾許功名舊鼎彝，豐艷不知人世別，佳名新換使君詩，明年會看花尤好，剝盡浮苞養一枝。

｜周必大。彭孝求送芍藥數種鄙句為謝｜占斷春光及夏初，琉璃翦葉朶珊瑚，休論花品同而異，且詠詩人樂且訏，北地莫辭金鑿落，南禪爭看玉盤盂，彭宣微恙何妨醉，自有嬌癡婢子扶。

｜楊萬里。多稼堂前兩檻芍藥紅白對開二百朶｜紅紅白白定誰先，嫋嫋娉娉各自妍，最是倚欄嬌分外，　　緣經雨意醒然，晚春早夏渾無伴，暖艷晴香正可憐，好為花王作花相，不應只遣侍甘泉。

旁招近侍自江都，兩歲何曾見國姝，看盡滿欄紅芍藥，只消一朶玉盤盂，水晶淡白非真色，珠碧空明得似無，欲比此花無可比，且云冰骨玉肌膚。

｜芙蓉渡酒店前金沙芍藥盛開｜山店春光也自妍，芙容渡口數家村，笋輿低過金沙架，籬落疎圈芍藥軒，孤客倦遊殊寂寞，雨花著意與溫存，可憐經眼匆匆去，不折紅香到綠尊。

｜賈似道｜又是揚州芍藥時，花應笑我賦歸遲，滿堂留客春如畫，對酒何妨鬢似絲，玉立黃塵那可到，錦幛紅蠟最相宜，買山若就當移種，此際誰能杖履隨。

溫溫玉立綠陰中，不把芳菲逐萬紅，折盡長淮多暇日，簪聯四坐足春風，應如慶歷梅花瑞，况有昌黎屬句工，問得君王乞身去，移根栽傍曲欄東。

上了甘泉三捷書，長淮萬里一塵無，清和時節如春在，紅藥精神與昔殊，叢玉生香歌可譜，圍金有客瑞重圖，公堂且盡今朝醉，已問君王乞鑑湖。

｜元。郝經。芍藥｜夜來風雨洗殘春，芍藥還開春又新，入座忽驚持酒客，舉杯先酌送花人，烟輕雪膩丰容質，露重霞香婀娜身，鐵石肝腸總銷鑠，都將軟語說風神。

｜馬祖常。芍藥｜鶯粉分奩艷有光，天工巧製殿春陽，霞繒襞積雲千疊，寶盞凝脂蜜半香，並蒂當堦盤綬帶，金苞向日剖珠囊，詩人莫詠揚州紫，便與花王可頡頏。

｜張昱。陪宴相府得芍藥花有感｜醉吐車茵愧不才，馬前蝴蝶趁花回，玉瓶盛露扶春起，錦帳圍燈照夜開，垂白敢思溱洧贈，欹紅還是廟廊栽，揚州何遜空才思，惟對高寒詠閣梅。

｜明。李東陽。內閣賞芍藥｜一春風日幾晴陰，數種名花競淺深，禁苑栽培真得地，化工雕刻本何心，叢疑朋下留鸞宿，香到人間許蝶尋，臺閣風流前輩遠，綵毫重和玉堂吟。

次第紅芳又綠陰，好花留向玉堂深，多從雨過看生色，不為春遲負賞心，清露著衣香易濕，綵雲迷眼夢難尋，杯餘幸接韓公宴，詞罷先賡白傳吟。

曉聞花底佩聲歸，萬葉枝頭露未稀，力盡丹青空藻繪，眼看紅紫漫芬菲，裁雲直傍瑤池起，避日須將錦障圍，願向人間分此種，莫教春祇在彤扉。

春逐長安擔上歸，此花真覺眼中稀，新題翰苑圖猶在，舊事揚州草自菲，索賞向人心已醉，試開經日手頻圍，欲知近侍承恩地，長共西垣與北扉。

｜吳寬。秦公邀賞芍藥｜妙手何人簇絳紗，平臺驚見數枝斜，梁家園裏無遺種，吏部庭前得好花，量淺莫將深盞酌，眼昏猶用密簾遮，詩中近侍非公論，誰說唐人是作家。

品高真自廣陵來，舊譜空憐壁角堆，千葉連雲如並擁，兩枝迎日忽齊開，詩中相謔何須贈，擔上能賒也用栽，記取今時纔看起，醉吟多藉麴生材。

｜儲巏。賞紅藥｜三歲歸來始一看，捲簾深坐傍欄干，數枝帶雨開何晚，此日憐春別更

難，封殖喜留佳種在，低回如語舊盟寒，裁詩為喚東君轉，酒盞花前正爾寬。

莫怪多情盡日看，春殘花謝總相干，遲開已待花神入，真賞能逢地主難，翠幄微香吹漸遠，玉盤承露瀉初寒，三年擬試沉香筆，却算行期為爾寬。

｜文徵明。禁中芍藥｜仙姿綽約絳羅紳，何日移根傍紫宸，月露冷團金帶重，天風香泛玉堂春，千年想見翻階詠，一笑羞稱近侍臣，不似人間易零落，上方元自隔凡塵。

｜黃姬水。石佛院看芍藥｜山繞吳宮舊館娃，清江曲曲綠楊斜，偶移畫鷁同盃酒，不道空門有艷花，白日簾櫳堪幕霧，夕陽欄檻更添霞，美人不見偏惆悵，欲折瓊枝感歲華。

｜息園賞芍藥｜淺白深紅鬬合歡，絲絲香雨晝難乾，直須一日三百盞，無那東風十二欄，水上新傳錦字艷，樓頭長怨玉簫寒，可憐春色隨花盡，留興還應帶月看。

｜王渙。昭慶寺看芍藥｜一半春光過牡丹，又開芍藥遍禪關，久辜往約違蓮社，今續清歡到寶欄，垂露幾團花面濕，東風一陣燕泥寒，酒邊何味呈奇供，綠笋朱櫻正滿盤。

｜七言小律｜

｜原｜

｜唐。白居易。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｜今日階前紅芍藥，幾花欲老幾花新，開時不解比色相，落後始知如幻身，空門此去幾多地，欲把殘花問主人。

｜五言排律｜

｜原｜

｜唐。白居易。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偶成十六韻｜罷草紫泥詔，起吟紅藥詩，詞頭封送後，花口折開時，坐對鈎簾久，行觀步履遲，兩三叢爛熳，十二葉參差，背日房微斂，當階朵旋欹，釵葶抽碧股，粉蕊撲黃絲，動盪情無限，低斜力不支，周廻看未足，比諭語難為，勾漏丹砂裏，僬僥火焰旗，彤雲賸根蒂，絳幘欠纓綏，况有晴風度，仍兼宿露垂，疑香熏罨畫，似淚著臙脂，有意留連我，無言怨思誰，應愁明月落，如恨隔年期，菡萏

泥連萼，玫瑰刺繞枝，等量無勝者，惟眼與心知。

｜五言絶句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孟郊。看花｜芍藥誰為堶，人人不敢來，惟應待詩老，日日殷勤開。

｜原｜

｜宋。王十朋。芍藥｜千葉揚州種，春深霸眾芳，無言比君子，窈窕有溫香。　已過花王候，才開近侍香，來遊禁酒地，免作退之狂。

｜增｜

｜金。姚孝錫。詠芍藥｜綠萼披風瘦，紅苞浥露肥，只愁春夢斷，化作彩雲飛。

｜明。李東陽。芍藥｜秀色春前發，濃陰雨後看，持盃賀花相，先失得休官。

｜七言絶句｜

｜原｜

｜唐。韓愈。芍藥｜浩態狂香昔未逢，紅燈爍爍綠盤龍，覺來獨對情驚恐，身在仙宮第幾重。

｜增｜

｜宋。蔡襄。華嚴院西軒見芍藥｜吉祥亭下萬千枝，看盡將開欲落時，却是雙紅有深意，故留春色綴人思。

烘簾微照自生光，吹面輕風與送香，誰把金刀收絕艷，醉紅深淺上釵梁。

的的名花對酒樽，欄邊沉醉月黃昏，今朝關外尋蘭若，忽見孤芳欲斷魂。

｜原｜

｜邵雍。白芍藥｜阿姨天上舞霓裳，姊妹庭前翦雪霜，要與牡丹為近侍，鉛華不御學梅妝。

含露仙姿近玉堂，翻階美態醉紅妝，對花未免須酣舞，到底昌黎是楚狂。

｜蘇軾。題趙昌芍藥｜倚竹佳人翠袖長，天寒猶著薄羅裳，揚州近日紅千葉，自是風流時世妝。

｜增｜

｜蘇轍。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｜春風欲盡無尋處，盡向南園芍藥中，過盡此花真盡也，此生應與此花同。

春來便有南園約，過盡春風約尚賒，綠葉成陰花結子，便須攜客到君家。

｜原｜

｜黃庭堅。廣陵早春｜春風十里珠簾捲，彷彿三生杜牧之，紅藥梢頭初繭栗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

｜增｜

｜陳師道。謝趙生惠芍藥｜從微至老走風塵，喜見隣家第四春，獨舞東風醉對子，政緣無語却宜人。

九十風光次第分，天憐獨得殿殘春，一枝剩欲簪雙鬢，未有人間第一人。

｜張栻｜一年春事雨聲裏，十里揚州夢想邊，眼底花明煩折贈，君家風物自嫣然。

｜元。馬祖常。五月芍藥｜紅芍花開端午時，江南遊客苦相疑，上京不是春光晚，自是天家日景遲。

｜楊允孚。灤京雜詠｜時雨初肥芍藥苗，脆肥香壓酒腸消，揚州簾卷春風裏，曾惜名花第一嬌。

｜明。僧德祥｜玉堦宜有此花開，金鼎調香宰相才，莫謂人間無綵筆，寫將濃艷入雲臺。

｜詩散句｜

｜原｜

｜唐。孟郊｜月娥雙雙下，楚艷枝枝浮，洞裏逢故人，綽約清宵遊。

｜宋。李覯｜斜月正當樓，香霧壓城重，起傍藥欄行，花亦方在夢。

｜劉敞｜跗萼晴相照，芳香暖競飄，波翻蜀地錦，霞萃赤城標。

｜唐。陳良父｜凝脂新賜浴，半面更啼紅。

｜宋。穆修｜油壁車中同載女，菱花鏡裏並妝人。

｜韓琦｜丹砂纈妙深難染，白玉冠巍瑩絕瑕。　嬌紅鬧密輕多葉，醉粉欹斜奈軟條。粉妝瑞玉千叢密，冠縷真金半尺圍。

｜蘇轍｜共驚春去已多日，爭看花開最後番。

｜原｜

｜曾鞏｜小碧欄干四月天，露紅烟紫不勝妍。

｜張舜民｜西掖堦前辭御傘，瓊林殿後婿春衣。

｜陳傅良｜玉龍十二蓬山頂，寶髻三千漢殿中。　密葉自成金罽飾，亂英誰緝紫茸香。半妝宮面迎風笑，間色仙衣帶露收。

｜楊東山｜不濃不淡勻脂粉，非醉非醒媚雨風。　過眼一春春又夏，開殘芍藥更無花。

｜趙師秀｜自洗銅瓶插欹側，要令書卷識奢華。

｜增｜

｜元。吳澄｜淺潮半醉流霞暈，清印初昏淡月痕。

｜楊允孚｜若較內園紅芍藥，洛陽輸却牡丹花。

｜原｜

｜唐。杜甫｜傍砌看紅藥。

｜白居易｜夾砌紅藥欄。

｜增｜

｜李商隱｜紅藥綻香苞。

｜宋。戴復古｜翻堦芍藥遲。

｜元。方回｜芍藥抽紅銳。

｜唐。李商隱｜欄藥日高紅髮　　。

｜元。周伯琦｜一瓶芍藥當荷花。

｜詞｜

｜原｜

｜宋。王十朋。點絳唇｜閒日盈盈，向人自笑還無語，牡丹飄雨，開作羣花主。　柔美溫香，翦染勞天女，青春士，花間歌舞，學個狂韓愈。

｜韓元吉。浪淘沙｜鶗鴂怨花殘，誰道春闌，多情紅藥待君看，濃淡曉妝新意態，獨占西園。　風葉萬枝繁，猶記平山，五雲樓映玉成盤，二十四橋明月下，誰凭朱闌。

｜張孝祥。踏莎行｜洛下根株，江南栽種，天香國色千金重，花邊三閣建康春，風前十里揚州夢。　油壁輕車，青絲短鞚，看花日日催賓從，而今何許定王城，一枝且為鄰翁送。

｜陳從古。蝶戀花｜日借輕黃珠綴露，困倚東風，無限嬌春處，看盡夭紅渾謾語，淡妝偏稱泥金縷。　不共鉛黃爭勝負，殿後開時，故欲尋春去，去似朝霞無定所，那堪更著催花雨。

｜姜夔。側犯｜恨春易去，甚春却向揚州住，微雨，正繭栗稍頭弄詩句，虹橋二十四，總是行雲處，無語，漸半脫宮衣笑相顧。　金荷細葉，千朵圍歌舞，誰念我，髮成絲，來此共樽俎，後日西園，綠陰無數，寂寞劉郎，自修花譜。

｜陳濟翁。驀山溪｜薰風時候，芍藥披晴晝，天上玉欄干，展一柸，天家錦繡，漢宮唐殿，嬪御逞妖嬈，飛燕女，太真妃，一樣新妝就。　黃金撚線，色與紅芳鬬，誰把絳綃衣，誤將他，臙脂漬透，晚風生處，襟袖捲濃香，持玉斝，秉紗籠，倚醉聽更漏。

｜盧祖皐。水龍吟｜杜鵑啼老春紅，翠陰滿眼愁無奈，飛來何處，鳳軿鸞馭，霞琚雲珮，風檻嬌凭，露梢慵嚲，酒痕微退，念洛陽人去，香魂又返，依然是，風流在。　十年一覺，揚州春夢，離愁似海，浩態難留，暗香吹散，幾時重會，向樽前笑折，一枝紅玉，帽簷斜戴。

｜劉圻父。醉蓬萊｜訪鶯花陳迹，姚魏遺風，綠陰成幄，尚有餘香，付寶堦紅藥，淮海維揚，物華天產，未覺輸京洛，時世新妝，施朱傅粉，依然相若。　束素腰纖，捻紅唇小，鄆袖嬌羞，倚欄柔弱，玉佩瓊琚，勸王孫行樂，况是韶華，為伊挽駐，未放離情薄，顧盼歌前，留連醉裏，莫教零落。

｜曾覿。念奴嬌｜人生行樂，算一春歡賞，都來幾日，綠暗紅稀春已去，贏得星星鬢白，醉裏狂歌，花前起舞，拚罰金杯百，淋漓宮錦，忍辜妖艷姿色。　須信殿得韶光，只愁花謝，又作經年別，嫩紫嬌紅邀客語，應為主人留客，月落烏啼，酒闌燭暗，離緒傷吳越，竹西歌吹，不堪老去重憶。

｜晁補之。望海潮｜人間花老，天涯春去，揚州別是風光，紅藥萬株，佳名十種，天然浩態狂香，尊貴中衣黃，未便教西洛，獨占花王，困倚東風，漢宮誰敢鬬新妝。　年年高會維揚，看家誇絕艷，人詫奇芳，結萼當屏，聯葩就幄，紅遮綠遶華堂，花面映交相，更秉蘭觀洧，幽意難忘，罷酒風亭，夢魂驚恐在仙鄉。

｜方岳。沁園春｜把酒問花，繭栗稍頭，春今幾何，笑身居近侍，翻堦萬玉，面勻菩薩，髻擁千螺，一一牙籤，英英碧字，占定花間甲乙科，歸來也，傍紫薇吟處，揉作陽和。　祗今花事無多，看幾許風烟付與他，待圍將翡翠，怕蜂粘粉，織成雲錦，遣鳳銜梭，誰翦并刀，贈之燕玉，莫負雙娥嬌溜波，花應道，儘花強人面，底用能歌。

｜劉克莊。賀新郎｜一夢揚州事，畫堂深，金瓶萬朵，元戎高會，座上祥雲層臺起，不減洛中姚魏，歎別後，關山迢遞，國色天香何處在，想東風，猶憶狂書記，驚歲月，一彈指。　數枝清曉煩馳騎，向小窓，依稀重見，蕪城妖麗，料得花憐儂消瘦，儂亦憐花憔悴，謾悵望，竹西歌吹，老矣應無騎鶴日，但春衫，點點當時淚，那更有，舊情味。

｜別錄｜

｜增｜

｜南史。王筠傳｜筠幼警悟，七歲能屬文，年十六，為芍藥賦，其詞甚美。

｜圖畫見聞志｜李少保端愿有圖一面，畫芍藥五本，其畫皆無筆墨，用五彩布成，為徐崇嗣沒骨圖，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。

｜夢溪筆談｜元豐末，秀州人家屋瓦上冰盡成花，每瓦一枝，正如畫家所為折枝，有大花如牡丹、芍藥者，氣象生動，雖巧筆不能為之，以墨搨之，無異石刻。

｜原｜

｜分植｜芍藥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，分花自八月至十二月，甚津脉在根，可移栽，春月不宜，諺云，春分分芍藥，到老不開花。以其津脉發散在外也，栽向陽，則根長枝榮，發生繁盛，相離約二、三尺，一如栽牡丹法，不可太遠、太近，穴欲深，土欲肥，根欲直，將土鉏虛，以壯河泥拌豬糞或牛、羊糞栽深尺餘，尤妙，不可少屈其根，梢只以水注實，勿踏築，覆以細土高舊土痕一指，自驚蟄至清明逐日澆水，則根深、枝高、花開大，而且久不茂者亦茂矣，以雞矢和土培花叢下，渥以黃酒，淡紅者悉成深紅。

｜增｜

｜種樹書｜菜圃中種芍藥最盛。

｜原｜

｜修整｜春間止留正蕊，去其小苞，則花肥大，新栽者，止留一、二蕊，一、二年後得地氣可留四、五，然亦不可太多，開時扶以竹，則花不傾倒，有雨，遮以箔則耐久，花既落，亟翦其蒂，盤屈枝條以線縛之使不離散，則脉下歸於根，冬間頻澆大糞，明年花繁而色潤，處暑前後，平土翦去，來年必茂，冬日宜護，忌澆水。

｜服食｜安其生服鍊法云，芍藥有二種，治病用金芍藥，色白，多脂肉，色紫者不用。凡採得淨，洗去皮，東流水煮百沸，陰乾三日，木甑內上覆淨黃土蒸之一日夜，取出陰乾，擣末。麥飯或酒服三錢匕，日三服，滿三百日，可登嶺、絕粒。春採芽或花瓣，以麵煎之，味脆美，可以久留。　制食之毒，莫良于芍藥，故獨得藥之名，所謂芍藥之和具而後食之者此也。

｜採製｜根入藥，味酸，寒，赤白視花色。白者益脾，能于木中瀉木。赤者散邪，能行血中之滯氣。秋時採單葉者，氣味全濃，用竹刀刮去皮並頭上土，蜜水拌蒸，從巳至未，曬乾收貯。中寒者酒炒，女人血藥醋炒。

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四十五